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眉廬叢話 第六卷

浙人有字亞伯者，以京卿致仕家居，頗不理於鄉評。無名氏制聯嘲之云：「包藏噁心，違父命，奪弟財，枉作京堂四品；圈成霸道，拜中丞，搦明府，得來洋餅三千。」惡字藏下心為亞，伯字圈去聲同霸，語殊工巧。甲午中東之役，北洋海軍不戰而降敵。未幾，割地媾和。李文忠蒞約馬關，為彼人不逞者所狙擊，致傷面部。日本皇后一條美子遣使慰問，餽賜藥物，恩禮周至。無名氏《甲午雜詩》其一云：

憐才雅意出椒房，青鳥傳言到上方。

為說深恩銜次骨，唐家面藥尋常。

凡上飭下曰仰，唯官文書則然，未聞見於諭旨者。庚子拳匪之變，矯詔南中疆吏，仇逐外人。五月某日，鄂督奉廷寄，有「仰該督撫等」云云，一望而知其為偽，不奉詔之計益決。

光緒朝，有詔釐正文體，無名氏倣製藝體，書其後云：「聖朝崇正學，國本不搖矣。夫文體，固與國體攸關者也。釐而正之，不綦要歟？且夫八股之學，創自有宋，盛於有明，至本朝而斐然可觀，燦然大備，因文章之極軌，郅治之鴻規也。乃自喜事之徒，鄙為無用；趨時之士，棄焉如遺。聖人有憂之，光復典章，釐正文體，煌煌硃諭，炳日星焉。君子曰：是之謂女中堯舜。夫人皆知廢八股、復八股之說之是非矣，曾亦知八股之文體，固何在乎。八股為孔教之真傳，待後守先，直延堯舜禹湯之一脈。點竄典謨之字，出入風雅之辭，語貴不離宗。願志士名流，唐宋以來書勿讀。八股為聖朝之定制，震今鑠古，直合學問經濟為一家，局則擬行世之文，調則效登科之稿，言之如有物，恐矜奇好異。朝廷從此法難寬，可勿正哉。論坐言起行之理，儒士精神虛耗，八股誠足以誤人。似也，而不然也。彼則謂大而能通天人奧，小亦足包格致之精，苟能養到功深，儒將名臣，由此其選，所謂學有本原者視此也。彼習非所用之言，老成者早鄙為惑世之妄談矣。挽既倒狂瀾，不幾賴朝廷之釐剔乎。論拘文牽義之為，學子固執鮮通，八股或足以病國。似也，而不然也。彼則謂出雖無濟世之良才，處可為安貧之願士。苟能讀書守分，人心風俗，即有所裨，所謂學無浮慕者視此也。觀「民可使由」之語，有國者早奉為馭才之妙術矣。作中流砥柱，不仰藉深宮之訂正乎，士刁之衰之不可回也。聲光化電，甘師巧藝之為；西地愛皮，競效橫行之字；焚禁泯泯，謬誇有用材焉，恨不能令讀八股耳。今得聖母當陽矣，講求正學，綸頻宣，語好新奇，功令有所必黜。吾知培閭左之佳子弟，蔚朝右之賢公卿，在此一舉也。列祖列宗，在天之靈，實式憑之已，聖治之隆之萬不替也。金陳章羅，頒為程式，譚林楊宋，在所誅鋤，穆穆皇皇，群上無疆頌焉，何莫非重視八股哉。今又懿旨下降矣，誥誡試官，稟承有自，鑒衡偶外，磨勘之咎難辭。吾知保四千年中國之文明，壯四千萬士林之元氣，恃此一策也。周公孔子，斯文未喪，保佑命之已，猗歟盛矣哉。文明以正，有道萬年，他邦人士，拭目俟之矣。」

此文寓諧於莊，聲調氣機，鈴圓磬激，允推墨裁上乘。

某省某學堂學生季考，《四書》義題「堯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」。某卷句云：「夫堯舜，豈非古今大舞台上之一大英雄哉！」閱卷者商之監督，監督曰：「筆勢尚佳。」遂置高等。

禾中朱竹、徐勝力兩先生為同徵友，竹居梅裡，勝力居城東裡。勝力嘗邀竹飲，或竹攜壺就飲勝力家。二公嘗以名相戲，有「今日朱移尊」，明日徐家筵之謔。見於辛伯《鑿窗瑣話》。曩在金陵，一日宴集，南陵徐積餘，丹徒陳善餘兩君在座，適登盤之品，有鯽魚、鱸魚，座中他客，亦舉以為笑也。

乙巳、丙午間，山陰某君字鳳樓薄游金陵。汝南制府絕禮重之，公餘陶寫絲竹，為秦淮校書小五脫籍。同僚某集句制聯贈之云：「小樓一夜聽春雨，五鳳齊飛入翰林。」並鳳、樓二字，亦作迴鸞舞鳳格，分嵌句中，珠聯綺合，妙造自然。

新歷四年元旦，蕙風搦管續《叢話》。是日也，風日妍和，雲物高朗。俯仰身世，聊樂我員。口占一律，即以實《從話》：

陽生一九葉龍躔，寶欣開泰運先。

吉語桃符春駿發，清輝桂魄昨蟾圓。

衣冠萬國同佳節，歌管千門勝昔年。

晴日茜窗揮彩筆，歲華多麗入新編。

向來酒價至賤，以杜少陵詩「速須相就飲一斗，恰有三百青銅錢」為最。其次則漢昭帝罷榷酤之時，賣酒升四錢。又其次則唐楊凝詩云：「湘陰直與地陰連，此日相逢憶醉年。美酒非如平樂貴，十升不用一千錢。」至李太白云「金尊清酒鬥十千」，則唐詩人用此語者多矣。米價至賤，以漢宣帝元康間谷門五錢為最。其次東魏元象、興和中，谷斛九錢。又次唐元和六年，天下米門有值二錢者。唐太宗時，米門三錢，後世以為美談。蓋未考尤有賤於此者。新年善頌善禱，以醉飽為第一要義，故記之。

乾、嘉間，大興朱相國文正介節清風，纖塵不染，雖居台鼎，無殊寒素，與新建裴尚書文達為文字至交。某年，歲暮暮矣，偶詣文達。談次歎曰：「貧甚，可若何？去冬蒙上方賜貂褂，比亦付質庫矣。」文達笑曰：「君貧甚，由自取，可若何。欲一擴眼界乎？」因出所領戶部飯食銀千兩，陳之幾上，黃封黃亢然。文正略注視，輒起自座間，手攫二巨籩，登車遂行。茲事誠至有風趣，苟非文達，文正斷不出此。其陳銀幾上也，固欲周之也。文正會其旨，故取之弗疑。莊生所謂「相視而笑，莫逆於心」，晚近無此交情也。

甲寅四月，日本澀澤青淵男爵來游滬上，先之杭州，拜明儒朱舜水先生祠墓。將游京師，取道曲阜，謁孔林。自言其生平得力，不出《論語》一部，誠彼國貴游中錚佼者。餘嘗賦詞贈之，《調寄千秋歲》，云：

「雲帆萬里，人自日邊至。桑海後，登臨地。湖猶西子笑，江更春申醉。誰得似，董陵澆酒平生誼。

九點齊煙翠，指顧停徵轡。洙泗遠，宮牆峙。乘桴知有願，淑艾嘗言志。道東矣，蓬山回首呈佳氣。」

按：日本自魏明帝時通中國，其主文武天皇，釋奠於先聖先師，尊崇孔子。彼國名儒著有《先哲叢談》一書，恪守程朱之說，於性理之學，多所發明。蓋聖學東漸，由來舊已。又同治時，有雅裡各者，籍英吉利國，曾遊歷京師，先迂道山東，謁曲阜孔林。金匱王紫詮《送雅君回國序》稱其注全力於《十三經》，取材於馬、鄭，折衷於程、朱，於漢、宋之學，兩無偏袒。譯有《四子書》、《尚書》二種，彼國儒者，咸歎其詳明賅洽，奉為南針云云。則西儒亦向風慕義，尤為難能可貴矣。

清制視翰林至重，庶常散館列二等者，輒以部曹改官。康熙十七年，新城王尚書文簡由戶部四川司郎中召對懋勤殿賦詩，次日，遂改侍講；未任，轉侍讀。由部曹改詞臣自文簡始，實異數也。

咸豐十一年八月，曾文正克復安慶，部署粗定，命莫子大令，採訪遺書，商之九弟沅圃方伯，刻《王船山遺書》。既復江寧，開書局於冶城山，延博雅之儒，校讎經史。政暇，則肩輿經過，談論移時而去。住冶城者，有南匯張文虎、海寧李善蘭、唐仁壽、德清戴望、儀徵劉壽曾，寶應劉恭冕，此江南官書局之亡落也（《蕙風移》二筆）。按：杭州錢東生《文獻徵存錄》云：「黃儀，字子鴻，常熟人，尚書徐乾學開書局於江南洞庭山，儀與顧祖禹、閻若璩、胡渭並入幕。」此江南官書局之先河，特在蘇不在寧耳。

林璐撰《丁藥園外傳》，屢形容其短視，餘前節錄並連綴短視雅故，茲又得二事。昭文邵荀慈目短視，每作書，望之若隱几臥者。冬月脫履擁爐坐，俄客至，卒覓履不得，躡他履以出。履左右各異，客匿笑，荀慈亦自笑，已且復然，不以屑意。吳江吳漢樞性耽書，然短於視，每鼻端有墨，則是日讀書必數寸矣，同學者往往以此驗其勤否。

宋政和末，御史李彥章言：「士大夫多作詩，有害經術，詔送敕局立法，官習詩賦杖一百，事絕可笑。餘前記之，然不過立法

而已，未聞受杖者誰也。比閱《文獻徵存錄》，有云：「周■，字青士，嘉興人，遭亂棄舉子業，受廬糶於市。一日，市有鬻故家遺書者，買得一船，筐■門斜權衡紛陳滿肆，每讀之糠■乞中，意陶然自適也。嘗客游嘉善，借寓柯氏園，月夜詩興絕佳，輒吟哦達旦。適郡丞某，以事至部，寓與園鄰，攪吟聲不寐。詰旦，遣隸拘青士至，撻而逐之。」此則吟詩見撻，竟成事實，不尤可笑耶。一說，青士自陳與竹■善，僅乃得免。餘意不如並不自陳，撻則撻，逐則逐，乃益高絕。昔倪雲林被毆於精徒，強忍弗呼罵。或問之，曰：「出聲便俗。」其旨遠矣。

凡人記憶力強，則讀書事半功倍，然而天之所賦，不可強也。茲略舉見於記載者：顧亭林在京師邸舍，王阮亭曰：「先生博學強記，請誦古樂府《蚨蝶行》，可乎？」即朗念一過，同坐皆驚。吳江潘次耕幼有聖童之目，覽曆日一過，即能暗誦，無所訛脫，首尾不遺一字。錢塘陳句山幼好學清警，嘗游西湖淨慈寺，讀門榜三篇，還家試誦，略無遺脫。甘泉焦裡堂八歲至人家，客有舉馮夷音如縫尼者，曰：「此出《楚辭》，馮讀冰皮切。」客大驚。陽湖孫淵如年十四，能背誦《文選》全部。之五君者，其資質得於天者獨優，故其才力過乎人者甚遠。又玉峰徐大司寇凡人有一面者，終身不忘，無材藝者，不入門下，有執贄者，先繕帙以進。公十行俱下，頃刻終篇，其有不善處，則折角志之。其人進見，公面命指示，一字不爽，則尤能記憶人之面貌，往往善讀書者之所難也。相傳乾隆時，和■記性絕佳，每日論旨，一見輒能默記，乃至中外章奏，連篇累牘，和倉猝披閱，能一一提綱挈領，批卻導■。以故與聞密勿，奏對咸能稱旨，所謂才足濟奸，聰明誤用者矣。

凡人於己所擅長，未可自以為至；即至矣，或反不如未至者之為愈。則夫學問器識之間，深識者必窺之於微焉。比餘甄述古人之記性過人者，續獲二事，綴錄如左，而其故可推矣。吳長元宸垣《識餘》云：「南宋肅王樞，與沈元用同使金，館於燕山憫忠寺。寺有唐碑，詞皆偶麗，逾三千言。元用素強記，即朗誦一再。肅王不視，且聽且行，若不經意。元用欲矜其敏，取紙背書之，失記者闕之，僅十四字。肅王取筆盡補之，並改正元用數誤字，置筆他語，無矜色。元用為之駭服。」

黃蛟起西神《叢話》云：「丁鬆年，字壽夫，惠遠，字懷明，與邵文莊公少皆絕穎。嘗借游洞虛宮，見庭有鵝群，人弄之。道士某，戲謂欲為籠鵝右軍耶？因笑指屏風曰：「此王學士耐軒壽先師祖文，幾三千言。向聞三君敏妙，能誦十遍背之，當烹鵝以餉。」鬆年曰：「一遍足矣。」即起略觀，背之如流，不失一字。惠遠朗誦二遍，訛三四字。文莊細讀三遍，訛八九字。道士甚喜，急宰鵝治具，出佳釀佐之，盡歡而散。謂弟子曰：「邵子深沉不苟，必大臣也。二子質雖敏，氣太浮，恐非遠到器。」後鬆年以儒士第一人應舉，不第，卅屯鬱遽卒。惠遠登成化癸卯科，仕終京兆通判。唯文莊登第為宗伯，悉如道士言。」

前話述朱文正攫金事，謂苟非裴文達，文正斷不出此。茲又得一事略相類：北平崔青蚓能詩善書，居恒介節自持，簞瓢屢空，晏如也。史閣部忠正家居，過其舍，見青蚓絕食，乃留所騎馬歸，青蚓牽於市賣之，沽酒，招其友飲曰：「此酒自史道鄰來，非盜泉也。」一日而金盡。蓋可取而不取，焉有君子。而為是矯情，卻之為不恭，對於知己，尤非所敢出也。

北齊所刻佛經，文字勁偉，拓本雖非艱致，然往往不全，為可惜耳。相傳陽曲傅青主晚隱於醫，一日，走平定山中為人視疾，失足墮崖穴，僕夫驚哭。青主傍徨四顧，見有風峪，中通天光，石柱林立，數之得一百二十六，則高齊時佛經也。摩挲視之，終日而出，欣然忘食，其嗜奇如此。

《文獻徵存錄》錄洪■思引趙秋谷之言曰：「■思為《長生殿》傳奇，非時演於查樓，觀者召如雲，而言者獨劾予；予至考功，一身任之，褫還田裡，座客皆得免。■思亦被逐歸。」按：《長生殿》被劾事，見於記載數矣。唯秋谷獨任其咎，俾免他客云云，為他書所未載，是不可弗傳也。

雍正時，錢塘汪積山善為詩，尤工五言。論者謂覽其詩，非徒■■有雅致，乃別見貞白之性。有《積山集》六卷。少補諸生，好潔成癖，每受知於學使者，終不肯畢鄉試，以場屋儲積污猥，易沾垢漬也。嘗考昔人以潔癖著者，莫如米海岳、倪雲林，二公未嘗廁身場屋，從事科舉，殆亦不屑不潔之故歟？

康熙時，王漁洋詩弟子許子遜由進士官福建知縣。許雖文士，絕擅拳勇，嘗補武平令，縣境與粵東某縣毗連，兩縣民因爭山地械鬥，許馳赴填戢。粵民殊獷悍，群起歐才失許，則敗於許，皆賓服，弗敢肆。後以年老乞疾歸，息影裡閭，逾古稀矣。一日，有老僧山東人，踵門請角藝。許延見，從容語之曰：「若與僕皆老矣，心雄發短，胡競勝為？矧兩敗必有一傷，夙非怨仇，即亦何忍出此。何如各奏爾能，以優劣為勝負也。」僧聽之。於是會射，則皆中的；較力，則舉任相若。旁觀者末由稍稍軒輊。許窺於微，知僧實有勝己處，則與之約：「吾曹孰勝負，以翌日為期。視一事之能否為斷。」則置酒召賓朋，許忽默坐運氣，令髮辮上指，卓立若植竿然。其辮繩■■垂飄拂，若矛戟之繁飾也。僧無辮，謝不敏，竟伏退。此沛公所謂「吾寧鬥智，不能鬥力也」。子遜有《竹素軒詩集》，清新俊逸，不墜漁洋宗法。

寒食禁火，相傳因介之推事。猶端午競渡，因屈原也。洪武《本草堂詩餘》，陸放翁《春遊摩訶池》《水龍吟》「禁煙將近」句注云：「《周禮·司■氏》：『仲春以木鐸，彳旬火禁於國中。』」此別一說也。

錢塘梁山舟學士父文莊，官至大學士。文莊未達，居鳳凰山麓，夫人夜織，兒嬉於旁。虎突入戶，夫人驚絕，山舟戲如故，神色自若。亟問之，曰：「有大獸來，四顧而去，亦不知為虎也。」其後乾隆五十五年，以在籍侍講，入都祝釐，不肯詣時相門，有以禍福恤之者，勿顧也。其威武弗屈，已於幼不畏虎時徵之矣。靈巖尚書畢公自楚贈大硯，不納，使人委之而去。越數年，友有宦於楚者，仍附還畢公。夫所贈僅大硯，且贈者為畢公，宜若可受矣。而介介若是，詎預知其功名之不終耶。

歸安嚴九能生而識字，四歲作書徑尺，有規矩，十齡於屏風上為四體書，擅其藝者莫能及，號為嚴氏奇童。昔白香山七月識「之、無」，元王恂三歲識「風、丁」，蓋亦經人指授，且僅識此二字耳。若夫生而識字，則嚴先生而外，未之有聞。先生父樹萼，聚書至數萬卷，其涵育有自來矣。

仁和葉登南，乾隆十六年成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散館補江西建昌令，居官口不言阿堵物，避俗如仇，人以為迂，而民甚安之。藩狀貌臞瘠甚，趨府白事，在公所罕與人言，人常怪之。一日，值賞郎在坐，藩殊不耐，閉目坐久。同官問何為，閉目不答，微語曰：「癡人去否？」郎大恨，卒為所中，以微譴罷歸。夫賞郎誠癡，亦復可人；賞郎而不癡，則益弗可耐耳。

曾文正官翰林時，一日，閱海王村書肆。同時買書者先有二人在。其一人遺一錢於地，一人亟躡之。俟遺錢者行，亟俯而拾之，亦遂行，意若甚得者。文正微詢肆中人，皆得二人姓名。迨後文正開府江南，有知縣新到省來見者，閱其姓名，則當年拾錢人也。文正愀然曰：「若人一錢如命，一旦膺民社，欲無剝民脂膏，得乎？」亟劾罷之。大臣留意人才，淑慝之鑒，操之有素。即其憶力過人，亦迥乎弗可及已。

滬語謂男女私識曰姘頭。按：《倉頡篇》：「男女私合曰姘。」茲字意乃絕古。《漢律》云：「與妻婢奸曰姘。」又別一義。

友人某君告餘，某日送某參政北行，歸途宴集某所，晤東陽方伯。東陽自言：「日來甚欲填詞，因叩以近作，則擬賦《鷓鴣天》，僅得起句云：『從此蕭郎是路人。』適案頭有《北山移文》，雒誦至再。俄而客至，遂不竟作。」此七字含意無盡，真黃絹幼婦也。

吾廣右古文家，平南彭子穆，永福呂月淪，馬平王定甫，臨桂唐子實，朱伯韓、龍翰臣皆得桐城嫡傳，所作多名言精理，不同率爾操觚。地本偏僻，土唯治樸學，不屑標榜通聲氣，以故姓名或不出裡■，而其流弊所極，乃至不唯不標榜，而反相傾軋。一二穎異少俊稍脫略邊幅，輒局■不見容，往往垂老殊鄉，不敢言旋邦族，言之增於邑焉。因論諸鄉先生，不能無感。定甫先生有《龍壁山房文集》梓行，其《計蒙龍傳》一首，事屬異聞，移錄如左。

「計蒙龍，馬平人。先世山東，祖國選，從徵粵西蠻，至柳州，以功授五都都毫鎮巡檢。卒，子仲政貧不能以歸，家焉，而熟知瑤壯情。知縣張霖薦其材，以諸生承父職。溪洞反者，多所擒滅，諸蠻畏之。仲政卒，子永清業於農，日行龍溪隴上，拾巨卵異之。歸翼以鵝，生龍子，畜之鉢，鉢盈，泳以池，將溢焉，乃縱之衝豪山潭間，日投飲以牛羊之血，人皆馴之。一日，女紅裳者過

潭側，龍謂血也，起吞之。永清怒，偽為投牛羊血者，龍出飲，而遽手刃斷其尾，龍自是潛不出。或言大風晦冥之日，昇天行矣。永清死，將出葬，龍降於庭，家人駭奔，徐寤其為鉢中物也。前而祝曰：「爾不忘豢者耶？」則往卜諸幽。將昇葬焉，龍蜿蜒，眾尾之，龍伏計東寨山之崖下，眾以永清窆焉。」

餘幼聞諸父老言，與志傳小異。吁，亦神怪矣哉。嗣計氏子孫，為馬平望族，天順、成化間，登甲乙科者不絕雲。

閱蕭山湯紀尚《文乙集》，有《紫韁頌》一首，為合肥相國李文忠作。偶與滙尹談及，謂羌無故實，殊難工也。滙尹因言近有一紫韁掌故。先是，浙中某閩秀矢志，非極品大臣不嫁，職是桃夭梅，芳期屢愆，迨後仁和相國王文勤由樞相告歸，有續膠之舉，竟如願相償焉。文勤曾蒙賞用紫韁，結日，其公子某先意承歡，備極優禮，彩輿八座，特換紫韁，其他鹵簿稱是。旁觀者咸嘖嘖稱羨，新夫人尤躊躇滿志雲。

海虞沈石友自號鈍居士，有硯癖，藏硯絕夥。比貽餘二拓本，因記之。玉溪生像硯，高七寸五分，寬五寸二分，厚一寸三分。琢池方式，近趾處稍狹，背面琢圓式凹下，而像凸起。像半身右向，結帶巾，衣後有花紋方式，略如補服而稍下，其上方題云：「予得宋人寫無題詩卷子，首列玉溪像，脫失過半，落墨瀟灑，非龍眠一輩子不能到。因屬包山子摹此硯背，及刻成而陸已謝世矣。仲石記。」右下角有「香心賞」白文印。左邊稍下，有「憲成」朱文印。右側題云：「香兄以玉溪生像硯拓本求題，視其神采飛騰如女子，製作之精，可想見矣。愚有上官周《唐宋詩人像》一冊，至玉溪谷微病其多態，今始知上官氏之學有淵源，非妄為者。仲石不可考。嘉慶二年，歲次丁巳，秋八月二日，北平翁方綱。」「蘇齋」白文印，硯趾左偏，石友題云：

我讀韓碑詩，頂禮玉溪像。

千古翰墨緣，神交結遐想。

阿翠像硯，高六寸七分，寬四寸四分，厚一寸五分，池琢圓式。四週隆起而中凹下，上方蓄水處亦凹下，占高一寸六分，凹中左偏，有「半山一侶」白文印。背面刻阿翠像，倚幾右向側坐，右手持卷軸，全身不露足。左方題「咸淳辛未阿翠」六字，分書，像及題款皆凸。右側題云：「綠玉宋洮河，池殘歷劫多。佳人留硯背，疑妾舊秋波。己丑三月得此硯，墨池魚損去之，背像眉目似妾，面右頰亦有一痣，妾前身耶？阿翠疑蘇翠，果爾，當祝發空門，願來生不再入此孽海。守貞記。」

馬字朱文橢圓小印，左側石友題云：

片石歷四朝，兩美合一影。

想見畫長眉，露滴玉蟾冷。

洗汲綠珠井，貯擬黃金屋。

若問我前身，為疑王百穀。

刻畫入精微，脂香泛墨池。

漢家麟閣上，圖像幾人知。

硯趾安吉吳昌碩跋云：「石友示蘇翠像硯，馬守貞題，可稱雙絕。翠樂籍，工墨竹、分隸。咸淳辛未，宋度宗七年。己丑，明萬曆十七年也。」

蕙風按：《畫史會要》云：「蘇氏，建寧人。淳間流落樂籍，以蘇翠名。嘗寫墨竹，旁題八分書。如倚雲拂雲之類，頗不俗。亦作梅蘭。」今此硯像題款，正作分書，則阿翠即蘇翠無疑。《畫史》云淳間，則咸淳之誤也。

嘉慶《涇縣誌》，洪北江為總修，體例精審，卓然可傳。其《人物志·志壽考》有云：「明查萬綱，九都人，年一百二歲；季弟萬彩，年一百歲。萬綱兄弟四人，仲萬紀，叔萬芒，皆年九十餘。子友爵，年八十餘，五老一堂。知縣何大化贈以扁額云『壽星五聚』。又查永闊，九都人，年百歲，知縣李日文，以「天賜百齡」扁額旌之，縣誌記永闊，與萬綱相連，蓋為時相去不遠也。」夫人壽期頤，世不多觀，若查氏一門，躋百齡者三人，誠山川間氣所鍾，求之志乘中，殆不能有二焉。

有清之將亡也，又雀之嬉成為風氣，無賢愚貴賤，捨此末由推襟抱，類性情，而其流弊所極，乃不止敗身謀，或因而誤國計。相傳青島地方，淪棄於德，其原因則一局之誤也。當時青島守臣文武大員各一：文為山東道員蔣某，武則總兵章高元也。歲在丁酉，蔣以閩差調省，高元實專防務。某日日中，炮台上守兵，偶以遠鏡了望海中，忽見外國兵艦一艘鼓浪而來，亟審睇之，則更有數艘，銜尾繼至，急報高元。高元有雀癖，方與幕僚數人合局，聞報夷然曰：「彼自游弋，偶經此耳，胡張皇為？」俄而船已下碇，辨為德國旗幟，移時即有照會抵高元署，勒令於二十四點鐘內，撤兵離境，讓出全島。高元方專一於雀，無暇他顧，得照會，竟姑置幾上，其鎮靜情形，視謝安方圍棋得驛書時，殆有甚焉。彼特看畢無喜色，此則並不折視也。久之，一幕客觀局者，取牘欲啟封，高元尚尼之，而牌已出矣。幕客則極口狂呼怪事。高元聞變，推案起，倉皇下令開隊，則敵兵已布通衢踞藥庫矣。將士皆挾空槍，無子藥。既不能戰，詣德將辯論，亦無效，遂被幽署中。於是德人不折一矢而青島非復中國有矣。事後，高元疊電總署，謂被德人誘登兵艦，威脅脅端，始終不屈，皆矯飾文過之辭耳。嗟乎，青島迄今再易主矣。吾中國亦陵谷變遷，而唯看竹之風，日盛一日。尤足異者，舊人號稱操雅，亦復未能免俗。群居終日，無復氣類之區別，則此風伊於胡底也。俯仰陳跡，感慨繫之矣。

宜興許午樓囑審定其尊人《木民漫筆》，泰半詩話及異聞，間涉災祥果報之說，關係掌故者絕少。茲節錄數事如左：

壽陽相國邵文端易簪日，胸微溫，越六日復甦，索筆題詩云：「聖駕臨軒選異才，八方平靖物無災。上元世業十年後，自有賢豪應運來。」

長白青墨卿督學江蘇，無名氏制聯云：

「白旗丁偏心真可怕，青瞎子無目不成睛。」頗工，然非實錄。青公鑿衡殊允也。

周迪號藕塘，鄉試薦卷，以「心腹腎腸」，為滿洲某公所黜，曰醫書不可人文。曹鐵香太中朝考以「」字見抑，鐵香詩云：「御頒詩韻從頭檢，字何曾作蘊書。」

楚某貴人，蚤歲不善治生，簞瓢屢空，高尚其志，不受嗟來之食。有戚某官江蘇，往探，兼為山水之游。抵金陵，其戚早引歸。資用既罄，幸逆旅主人不甚索逋，且時來就談，曰：「相君之貌，非久困風塵者。」因教以卜，設肆於店門，日用粗給無贏餘。開年首春，主人致酒曰：「今歲值大比，請復理舊業。」主人日來勤讀，若師保，端陽後餞行，贖白金三十兩。貴人歸而舉於鄉。次年成進士，入翰林，即郵書報主人而未得達。後十數年，貴人總制兩江，微服訪之，主人老不復識客。久之始悟，握手如平生歡。出酒同飲，貴人徐告之故。主人驚起欲拜，貴人捺令坐曰：「貧賤交勿拘形跡。」遂邀主人為食客。甚長子固營卒，旋擢守備；次子略識字，為納資得縣丞，官於浙，後至司馬。

滙尹言，朱九江有猶子酷嗜錢。一日，九江謂之曰：「錢之為物，有何佳處，汝顧愛之若是？」猶子者亦請問九江曰：「錢之為物，有何不佳處，叔顧不愛之若是？」斯言饒有哲理，猶子者亦復不凡。因憶吾鄉桂林，清議絕可畏。舍兄東橋所居，距吾廬不數武，某日向夕詣兄，值盛暑，未易長衣。甫出門，遇一友，遽詢余曰：「汝何故著短衣出門？」余亦笑詰之曰：「汝何故著長衣出門？」當時此友，竟急切不能答也。

餘年十三四，不知詩為何物，輒冒味屢為之，有句云：「薄酒並無三日醉，寒梅也隔一窗紗。」姊丈蔣君梓材，見而誡之曰：「童子學詩，胡為是衰頹語？」因舉似其近作，句云：「有酒且拌今夕醉，好花不斷四時春。」自謂興會佳也。詎蔣君不數年即下世，餘雖坎廛無成，然而垂垂老矣。因憶及詞餘之友，牽連記之。蔣君雅人，其規我，其愛我也。

近人某氏撰野乘，有「某太史遺事」兩則。某太史者，故相國某之館賓也。相國晚節不可道，方隆盛時，則然講學家也。太史貌理學迎合之，其遺事野乘殊未備。相國邸第，在前門內東城根，太史寓所在前門外西河沿，相距非甚遠，而亦未為甚近。太中固英年，堂上猶具慶，自到館已還，下榻相國邸，每日授讀餘閒，必回寓省親一次。往還時間，不差繭發。且無論寒暑風雨，必步

行不乘車，相國以是益重之。而不知其去時，出相邸數武即顧車；回時，未至相邸數武，僅舍車而徒。且未必果回寓，即回寓，亦未必非別有所為也。太史尊人近耄耄，患失明。一日，太史夫人炙牛脯，雜紫蘭丹椒，芬馨撲鼻。尊人問焉，且曰：「幸分而翁一杯羹也。」適太史省親在寓，則對曰：「吾家近戒食牛犬，安有是？其殆東鄰殺牛乎？」太史以相國奧援，入清秘堂，京察一等，出守大郡。嘗語友人曰：「居官要訣，唯穩、冷、狠三字。」友人徐曰：「其如別有三字，不能兼顧何？」曰：「何也？」曰：「君、親、民也。」太史慍甚，而無如何。先是，太史之捷於鄉也，年甫十七，其尊人持重特甚，囑一老僕衛之北行。老僕者，與太史尊人年相若，其尊人幼年入塾時，僕即為僮伴讀者也。其行也，以仲冬，由東大道遵陸。當是時，風氣猶未甚開，視航海猶畏途也。太史為節費計，與友人共賃一車，而命老僕徒步以從，風雪長途，踉蹌歷十八站。甫抵都門，僕以積勞病歿，太史夷然，薄斂叢葬之而已。太史自應童子試，至於散館考差，皆出手得盧，未嘗枉拋心力。年未三十，一麾出守，東南繁富，宦橐甚充，其福命誠加人一等。國變以後，不聞消息。意者，坐擁厚資，優游林下矣。

有清一代，滿大臣昏庸陋劣，見於載籍，不勝俚指。定遠方子嚴《蕉軒隨錄》所記一事，尤為奇絕。雍正間，陝西巡撫西琳接見僚屬，有二裁縫旁坐縫衣，不但司道恭輯，二裁縫穩坐，至府廳以下，或長跪白事，二裁縫穩坐如故，凡地方緊要事事件，一一聽聞。大小官員，莫不駭異。見陝西糧鹽道杜濱奏折。意者，滿人好修飾邊幅，雖苛其中之所有，而於草身之具，務求熨帖安詳。茲事非裁縫不辦，宜其待之有加禮也。雖然，若西琳者，殆猶有質直之風焉。優禮裁縫，即不妨令眾人見之，以視工於掩著，貌為尊嚴，而其中不可問者，猶為襟懷坦白已。

滿大臣軼事，尤有絕可笑者。乾隆季年，山東巡撫國泰年甫逾冠，玉貌錦衣。在東日，酷嗜演劇，適藩司於某，亦雅擅登場，嘗同演《長生殿》院本。國去玉環，於去三郎，演至「定情窺浴」等出，於自念堂屬也，過■或或非宜，弄月嘲花，略存形式而已，詎舞餘歌闋。國莊容責於曰：「曩謂君達士，今而知迂儒也。在官言官，在戲言戲，一關目，一科譚，戲之精神寓焉。苟非應有盡有，則戲之精神不出，即扮演者之職務未盡。君非頭腦冬烘者，若為有餘不敢盡，何也？」於唯唯承指。繼此再演，則形容盡致，唐突西施矣。國意殊愜，謂循規赴節，當如是也。其後國為御史錢南園劾，旋解任去，而鵲華明湖間，猶有流風餘韻，令人低徊不置雲。

光緒朝，江西巡撫德馨酷嗜聲劇，優伶負盛名者，雖遠道必羅致之。節輟除忌辰外，無日不笙歌沸地也。新建令汪以誠者，有能吏名，專為撫轅主辦劇政，即俗所謂戲提調也。邑署中事無大小，悉付他員代之。是時贛人為制聯曰：「以酒為緣，以色為緣，十二時買笑追歡，永夕永朝酣大夢；誠心看戲，誠意聽戲，四九旦登場奪錦，雙麟雙鳳共銷魂。」額曰：「汪洋欲海。」四九旦、雙麟雙鳳，皆伶名也。稍後，柯逢時撫粵西，頗不洽輿情。無名氏制聯云：「逢君之惡，罪不容於死；時日曷喪，予及女偕亡。」額曰：「執柯伐柯。」兩聯額皆嵌姓名同格，粵聯集句尤渾成。

道光時，浙江巡撫烏某蒞任有年，唯留意海塘工程及考試書院二事，浙人作對譏之曰：「畢生事業三書院，蓋世功名一海塘。」康熙朝，商丘宋牧仲撫吳十九年，嘗修滄浪亭，刻《滄浪亭小志》，又修唐伯虎墳，然似有不慊輿情處。其撫署東西兩轅門榜曰：「澄清海甸，保障東南。」時有加三字成聯句云：「澄清海甸滄海水，保障東南伯虎墳。」右兩事略相類，然如烏某者，固猶有一二善政；如宋公者，尤不失文采風流。求之晚近巨公中，殆猶未易多得焉。又宋中丞題滄浪亭聯曰：「共知心似水，安見我非魚。」或改水為火，改魚為牛，暗合其名，亦堪一噱也。

客歲秋冬間，纂《陳圓圓事輯》，得萬餘言。比閱長沙楊朋海《詞餘叢話》，有云：嘉慶間，蘇州鄭生客游滇，春日踏青青山，訪圓圓墓不得，崩榛荒葛中，忽迷歸路。俄而落照西沉，暮煙籠樹，遙望前途，似有人家，思往借宿。至則朱門洞開，玉■金鋪，儼然王侯第宅。乃使閽者轉達，良而出，導入東廂。為設食，尊酒簋貳，亦極精潔。飯已，有老嫗出問：「客操吳音，是何鄉貫？」具告之。少頃，嫗秉燭而出，肅客登堂，有女子容色絕代，羽服寬裳，如女冠裝束，降階而迎曰：「妾即邢氏，埋香地下，百有餘年。時移物換，丘隴就平。念君是妾同鄉，有小詩十首求為傳播。」因命侍女取詩付鄭。其末章云：「鴛鴦化盡魚鱗瓦，難覓當年竺落宮。」鄭問「竺落」之義，曰：「竺落皇笏天，為十八色界天之一。載在《道經》，妾舊時所居宮名也。」取翠笛一枝以贈，並吟一詩曰：「歎息滄桑易變遷，西郊風雨自年年。感君弔我商山下，冷落平原舊墓田。」遂命送鄭出。時東方微明，向之第宅，俱無所見。唯西面隱隱若有垣墉，諦視之；則深林掩映而已。然袖中玉笛故在，視其詩箋，則多年敗紙，觸手欲腐，墨色亦暗澹，迥非人世之物。鄭以幽會荒唐，刻圓圓遺詩，托諸箕筆。東海劉古石傳會作《商山鸞影》傳奇，彌失其真。蘇人蔣敬臣為予言如此。

右楊氏《叢話》所述，跡涉幽渺，未可據為事實。曩閱長樂謝枚如《賭棋山莊詞話》，載朱淑真降箕，賦《浣溪沙》詞，其後段云：「漫把若蘭方淑女，休將清照比真娘。」朱顏說與任君詳，餘嘗輯《淑真事略》，亦未採入。

康南海寵姬何女士■理，殤於滬寓邸第。其門下客某制聯恭挽云：「天若有情亦老，人難再得為佳。」南海亟獎藉之，時方歲晚，餽遺有加。

近人某筆記載吳三桂為前明武舉，出江南某公門。某公歿，其子奉母貧甚，間關抵滇，既半載，寄食於藩下護衛。得間通謁，吳立待以殊禮，留邸數月。旋以母老告歸，則大集賓僚祖道，餽贖逾二萬金，別肩一篋為母壽，皆珠寶。某歸，遂為富人。按：延陵軼事，此類非一。少時曾為毛文龍部將，既貴，與毛氏久不相聞。浙帥李某，強奪毛氏宅，毛無如何。事聞於吳，立責令李還宅，且輸金謝毛氏。傅宗龍亦三桂舊帥，其子汝視之如兄弟。王府門禁嚴，汝非時出入，無敢詰者。寧都曹應遴於三桂有恩，其子傳燦游滇，以十四萬金贈行。三事見南昌劉健《庭聞錄》。

北京政事堂地望高絕，以簡為重。某君擬撰楹聯云：「竟日淹留佳客坐，兩朝開濟老臣心。」屬對工切，集杜工部句，尤天然巧合。

曩撰《白辛漫筆》，有「瓊花豔遇」一則，蓋聞之於皖友。歲在甲寅，晤廣陵吳嵇翁為言此事丁道、咸間，事之究竟，有出吾舊聞外者，因並前所記述焉：

瓊花觀末■尾時，皖人米客某春日獨游，忽逢麗人，相與目成。夕詣客所，自言我仙女也，遂諧燕好。客設肆仙女廟，挈女同歸，它人不之見也。其後漸泄，同人有求見者，客為之請，女曰可。某日會坐，忽聞香風鬱然，彷彿麗人立數步外，宮裝繡裙，腰如約素，雙翹纖削若菱，腰已上輕雲蔽之，神光離合，倏忽不見。會客經營失意，謂女曰：「卿仙人，曷為我少紓生計？」女曰：「世間財物各有主，詎可妄求？」郡城有售呂宋粟者，囑客往購，謂當稍竭綿薄，比客詣郡購粟歸，不復見女，粟亦旋負。一月後，消息杳如，望幾絕矣。女忽自空飛墮，短衣帶劍，雲鬢蓬飛，氣息僅屬，謂欲飛渡呂宋，為君斡旋，詎該國多神人守護，斥逐良苦，歸途又為毒龍所劫，僅乃得免。客亟捧持慰藉之，女亦從容復其故常。自是，與居越二稔，雖琴瑟在御，未足方其靜好也。一日，客因事外出，泊歸，女則置酒麴房，囑客共飲。江東之■霍，漢南之■雋，紫翼青■，瓊漿玉膏，不知其致奚自也。酒間，自取洞簫吹之，聲不同於引鳳，曲乃犯乎離鸞。蘇長公所謂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訴，其為愴恍淒悵，殆無以逾焉。簫闋，復倚聲而歌之，歌曰：「明月清風兮夜如何其，醉不成歡兮我心傷悲。執子之手兮黯將離，桑田滄海兮後會難期。更進一杯兮勸君勿辭，千秋萬歲兮人天相思。」歌畢，捧觴囑客，哽咽而言曰：「離多會少，恩深怨長。吁嗟郎君，緣盡今夕。比以巨涇之國，將丁未運，應運降才，天帝殊難其人。不圖仙官某，率以吾輩進，謂夫有媚骨，無剛腸，膺斯選至宜稱也，帝可其議。吾祖師方侍直上清，奉敕下，籍所屬，候進止，業發遣如乾輩，皆以男身降生浮提。妾幸名叨牒末，稍得稽遲，今則無可復延，蓋天符已下矣。夫以應龍建馬之末裔，無健走千里之殊能，而一代托以興亡，九閻知其名姓，誠曠古罕有之奇遇。矧帝心慈恕，念茲殘劫，雖假手吾輩造成，然實運會使然，不當吾輩任咎。迨至紅桑閱盡，銷除位業，特許從容騎鶴，逍遙海上仙山。徐俟乘化歸真，仍還本來面目。妾與君聚處數年，雖金爐其香，瓊佩同照，甚愧未能有益於君。然微審陽消陰息之間，庶幾秣糠去而精粹大來，非復天壤王郎、吳下

阿蒙可比。君幸自愛，勸力前修，天上人間，未必不復相見。悲莫悲兮生別離，此時此際難為情耳。」語次，淚隨聲下，客亦涕泗淋漓，因問巨涇之國何在。女曰：「此天機，時未至，毋泄也。」於時四目相注，依黯無語，聞雲中隱隱有笙鶴聲。俄而樺燭異色，光景凄戾，若金風鐵雨將至，而瓊雲璧月不可復留也。客為之心目震眩，一徬徨間，遽失女所在。亟開戶引睇，唯見彩雲如蓋，冉冉向東南而去。久之，回精斂魂，收視返_{<耳王>}，唯有月落參橫，秋聲在樹而已。客悲惋垂絕，旋亦謝絕人事，披髮入山，不知所終。

有清一代，視翰林至重。一若人而翰林，則無論德行節操，學問事功，無一不登峰造極者。持此見解，深入肺肝，根深蒂固，牢不可拔，雖通儒巨子不免。光緒甲午恩科會試，有欽賜進士湘人某翁，年一百十四歲，殿試後，欽賜國子監司業，蓋寵異之也。某翁意殊不慊，謂某某年僅百齡，某某且未逮百齡，皆蒙欽賜翰林，何獨於吾靳弗予也。時餘客京師，偶與半唐老人夜談及此，余曰：「_■卜哉是翁，唯其不知司業翰林秩位之崇卑，乃能壽命延長至是。」半塘亟拊掌然餘說。迨後己亥、庚子間，餘客荆湖，聞是翁猶健在矣。

《禹貢》九州：冀、兗、青、徐、揚、荊、豫、梁、雍。按：《淮南子·墜形訓》云：

天地之間，九州八極。何謂九州？東南神州曰農土，正南次州曰沃土，西南戎州曰滔土，正西_■州曰並土，正中冀州曰中土，西北台州曰肥土，正北濟州曰成土，東北薄州曰隱土，正東陽州曰申土。

此九州之名與《禹貢》不同。